

SICHOUZHILU SHANG DE
HUAYI WENXUE QIPA

丝绸之路上的 华裔文学奇葩

——中亚东干文学

杨建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丝绸之路上的

华裔文学奇葩

——中亚东干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绸之路上的华裔文学奇葩：中亚东干文学 / 杨建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 - 7 - 5161 - 7522 - 4

I. ①丝… II. ①杨… III. ①华人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亚

IV. ①I3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责任校对 闫 萃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15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民族文学》主编 石一宁

杨建军的《丝绸之路上的华裔文学奇葩——中亚东干文学》，是一部难得的文学研究专著。首先它可能将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东干文学的个人研究专著，有一定的认识价值。此前虽然国内也出版过这方面的著作，比如兰州大学教授，也是杨建军的老师常文昌 2010 年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主编出版了一本论著：《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东干文学论纲》，但它不是一部个人著作。常文昌教授的另一部研究专著《亚瑟儿·十娃子与汉诗》是 2003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的，而且是用俄文撰写的。兰州大学的其他教师可能也都有这方面的博士论文，比如司俊琴副教授的博士论文是《中亚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但据我所知都还没有出版。国外以俄罗斯汉学家和东干族学者为主体的东干文学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特别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吉尔吉斯成立了东干学部之后，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东干文学研究，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关注中亚东干文学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国内的东干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在 21 世纪初却也出现了较成规模的东干文学研究。甘肃、陕西、宁夏、北京等地有一些学者开展了东干学研究，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近几年教育部有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亚东干文学研究”，国家社会基金青年项目有“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兰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基金项目有“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有“中亚东干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

承”和“普拉东诺夫研究”，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有“中亚东干文学对中国西北文化的传承研究”等等。但也应该承认，国内对东干文学的研究，主要是局限于高校，而且主要是西北的高校。即使在学术界，大多学者对东干族、东干学和东干文学恐怕也是很陌生的。所以我首先肯定他这部论著的认识价值。

顾名思义，中亚东干文学，就是中亚东干族创造的文学。东干人是一百多年前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的华人后裔，也就是西北回族移民的后人，现有10余万人口，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境内。东干族是俄罗斯人对他们的称呼，因为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三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东干族亦即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文学经历了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发展历程。东干人迁居中亚后，汉字失传，只有从中国带去的口传文学。东干人先后借助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拼写东干文，最后又用斯拉夫字母创制了东干文，于是东干人便成为“世界上唯一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拼写中文成功的人”。东干文字产生后，东干书面文学随之得到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

杨建军这部论著的第二个特点，是从多元的视角来探索东干文学的发生、东干文学的历史和地理脉络及底蕴。论著试图通过论析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及地域文化的关系，从文化源流上廓清东干文学的概貌。书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东干文学深刻的渊源，我们可以从华裔民间文化给养和恋华之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中国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伊斯兰文化也是东干文学重要的文化源泉，东干文学的语言、美学风格等方面都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色彩。俄罗斯文化是中亚地区的强势文化，东干文学的语言、题材、风格等都与俄罗斯文化存在关联。东干文学还受到中国秦陇地域文化和中亚游牧地域文化的影响，我们能从文学语言、民俗意蕴、作家影响等层面感受到地域文化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在谈到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书中论述了东干人的先民——古代回族对汉文化的积极主动

的接受，古代回族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实现了伊斯兰思想的中国化，同时也深化了汉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对回族的影响。东干人进入中亚后，虽然由于汉字失传及文化氛围的转变，无法直接再受汉文化影响，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熏陶已内化为东干人心灵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但这些是一般撰写这一论题专著的学者都可能会写到的，给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作者还注意到了另一方面，就是中亚本土悠久的华裔历史文化积淀，并认为这一积淀与东干文学能够保持中国文化色彩有一定的关系。作者据此指出东干人踏入的中亚是一块具有中国文化积淀的土地，东干人对中亚土著居民来说不是完全陌生的，而是相对比较熟悉的“文化他者”。比起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及地域文化的关系这四大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方面，也是最可能让人忽略的方面。但杨建军没有放过对这个方面的关注，说明了他的学术思维是比较缜密的。

同样的缜密思维也表现在他对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以及与地域文化关系的论述中。他在谈到东干文学在苏联时期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的创作风格，明显是受到苏联主流政治话语的影响之后接着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俄罗斯文化发展在主流政治话语之外，还有一条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由安·别雷、帕斯捷尔纳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等人坚守的精神拯救脉流。由于对俄罗斯文化的解读处在政治话语的遮蔽之下，东干文学未能汲取这支俄罗斯文化脉流的文学艺术财富。他认为，东干文学吸纳俄罗斯文化的缺憾使我们意识到，华人作家在吸纳客居国文化时，必须警惕自身从文化弱者身份出发的局限性，华人作家虽然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要以客观冷静的心态审视客居国的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构建起自己宏阔的跨文化创作视野。从对东干文学受到中国秦陇地域文化和中亚游牧地域文化影响的现象的梳理中，作者得出自己的结论，认为在世界华裔文化研究中我们应把地域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比如，在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中，就应注意中国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和美国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对华裔作家的影响，及这种影响造成的美华文学文本间的细微差

别。并认为长期以来，研究界一直关注世界华裔文学的“离散”特质，但是华人亚文化圈对华人的“凝聚”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关注聚居而成的华人文化村落、非聚居而成的华人文化社团，以及华人报刊，乃至新近活跃的华人文学网站等对世界华裔文学发展的作用，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这些结论的达成，显然是来自一种独立和周密的学术思考。

这部论著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东干文学与中国回族文学、中国俄裔侨民文学、美国非裔黑人文学、阿拉伯旅美侨民文学以及俄罗斯作家的中国书写的多元比较维度，在世界侨民文学、世界华裔文学和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格局中来定位东干文学。认为中亚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中，独立于东南亚诸国及欧美诸国华裔文学之外的、一个尚待开拓的文学新大陆，深入研究东干文学有助于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理清华裔文学在世界文化长河中的又一新流向。论著从多元比较的维度，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东干文学的优点与不足。比如认为东干文学与美国非裔黑人文学生动地见证了两族人曾经的悲惨处境和血泪抗争；关注妇女的命运，妇女遭受的歧视，妇女的成长；以现实主义为基点的创作手法等共同特点。两族作家在作品中也各自进行了宗教改造，但非裔黑人文学中的宗教改造蕴含着黑人主体意识的觉醒，黑人改变生存境遇的渴望；而东干文学中的宗教改造并未动摇东干人笃信伊斯兰教的根本，改造只是适应新观念的部分调整。非裔黑人文学中的终极关怀穿越了宗教，回到了人本身；东干文学中的作家的思考没能穿越宗教，也缺乏回归人本身的终极关怀。因此，东干文学的未来要想有大的突破，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度关怀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同为少数族裔的美国黑人文学在这方面的探索，无疑对东干文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书中还谈到了华裔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的意义，其他民族的侨民作家对华裔作家创作的借鉴作用。认为虽然中国本土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的文化源泉，但是不能有中国本土文学就优于他国华裔文学的错觉。阿拉伯侨民文学对阿拉伯本土文学改革的促进和对阿拉伯文

学地位的提升启示我们，他国华裔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如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获美国“全国图书批评奖”的《女勇士》中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处理方式对中国本土作家就具有借鉴价值，东干作家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倚重同样对中国本土作家具有借鉴意义。一些民族的侨民作家，比如阿拉伯侨民作家的创作能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对华裔作家的创作也具有启示意义。华裔作家的创作应该不要拘囿于思恋中国故土或文化冲突，应从博爱、人道的视角去建构自己宏阔的创作视野，如此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才会到达胜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指出世华文学的研究大致被学界划分为：欧美和东南亚，东、西两大板块，中亚、西亚等地一直被学界所忽略。其实在世界华裔文学中隐伏着一条规模庞大的伊斯兰文化带。构建这条文化带的作家以华裔穆斯林作家为主，也有华裔非穆斯林作家参与其中。中亚地区世华文学伊斯兰文化带的华裔作家群，主要来自中亚东干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族群。这条文化带具有丰富的文学矿藏和上乘的文学矿质。发掘此文化带，不仅有助于我们拓宽世华文学研究的时空领域，拓展世华文学研究的历史纵深，其特殊意义还在于，让华裔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书中指出世华文学伊斯兰文化带是以华裔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而建构的，世华文学界目前对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还近乎是一片空白。作者据此提出一种“双重还原”研究法。认为首先应走出把华裔简单等同于受汉文化影响的误区，从文学根源上还原其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基因。其次，应对影响华裔文学成长的华人客居国文化条分缕析，从文学现状上还原其作为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的生存状态。简言之，“双重还原”即文学根源和文学现状的还原。

以上这些都是作者关于东干文学研究并从多元文化、多元文学比较的维度提炼的学术观点，不无独特新颖，有不少真知灼见。阅读这部论著，不仅能使人获得关于东干文学的认识，还在诸如世界华裔文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如何开辟华裔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新领域等方面获得十分有益的启发。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实施“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特例的东干文学，必将越来越成为一个醒目的存在。加强东干文学的研究，也必将进行新丝绸之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一个焦点。可以说，这部论著切合了时代的需要，具有不可忽视的超越文学之外的现实意义。

这部论著也存在着作者在书中所承认的资料匮乏的问题。这是制约中国学者深入研究东干文学的最主要的瓶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比如引用的资料多为东干原文或部分俄文，包括从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收集到的俄文版东干作品及研究著作 11 种，东干文小说、诗集、口歌口溜等 13 种，东干报刊等 4 种。因此认为这部论著本身对东干文学研究也具有资料价值。但相对于东干文学的历史而言，可能这些资料仍显不足，因此导致书中的一些申论概念有余而论据不足。尤其是与国外东干文学研究的对话缺失。这些遗憾，或许能随着作者今后研究的更加深入和研究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而得到弥补。

是为序。

序 二

兰州大学教授、博导 常文昌

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裔文学中最为独特的一个分支。整体的东干文学由民间口传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两部分构成。口传文学同东干历史一样，已有一百三十多年；书面文学稍晚，有八十多年。口传文学，是最纯的母语。书面文学，也有用俄语创作的，比如我看到的哈瓦佐夫的部分小说是俄文版，而东干书面文学的主体则是东干文本，是原汁原味的东干话。而许多俄文版都是由东干文翻译过去的，如十娃子和十四儿的俄文版诗，都注明译者的姓名。东干文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东干文本的书面文学和口传文学的基础之上。

东干口传的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口传文学主要包括民间故事、民歌、口歌口溜等，不少人将口溜说成顺口溜是不对的，口歌是谚语，口溜是俗语。民间文学的收集和整理者主要是东干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东干人保留了我们失传的东西，有些是我们现有民间文学中找不到的。如故事《要上树的鳖盖，江呢浪去的猴》，翻阅《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卷，都没有类似故事。莫斯科大学研究者做的口歌口溜卡片，其中有一条：“亲亲亲，不亲，亲亲门上送礼行。”礼行，礼物。意思是亲戚的亲与不亲，取决于送礼的多少。又如，东干学者收集的“不怕贼偷，但怕客来”，还有“不怕军荒，但怕年荒”“旦有军荒，就有年荒，军荒大不过年荒”这些在中国谚语大全中都无法找到。而东干谚语的生动性有时令人拍案叫绝，如“富尔玛尼旦遇上，枪炮都退不掉”，富尔玛尼是缘分，意为婚姻爱情缘分到了，千军万马开来，也拆不散。

东干书面文学的价值不用一一列举，仅从它的语言看，就摧毁了我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科书中所获得的中国作家口语化的认识，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试比较一下，东干报文章题目《心劲大的科学人》，要在中国报纸上，就应当是《顽强拼搏的科学家》。这个“心劲大”是很生动的口语。阿尔布都小说中的“莫斯科喀山车站，人丸圪圪的呢”，有译者意译为“莫斯科喀山车站人如潮涌”。我以为像蜜蜂或蚂蚁一样“丸圪圪”，比习惯了的书面语“人如潮涌”更新颖。阿尔布都小说中写一个残废军人送葬说，“他送的哪一朝的埋体？”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他送的什么葬？”送葬是汉语说法，送埋体则是回族用语，这里“哪一朝”特别精彩。东干人将以西北方言为主体的东干话叫作“父母语言”或“亲娘语言”。东干书面语言采用彻头彻尾的口语，将汉语书面语言荡涤得一干二净。这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汉字失传后，东干人与中国书面语言失去了联系，他们不会汉字，没有过汉语书面语言的任何训练。而中国作家都是念过书的，都受过多年书面语言的训练，因此即使刻意追求口语化，或运用方言口语，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书面语的影响。人们公认老舍是运用北京口语的典范，与赵树理为现代文学俗白的双璧。恰好阿尔布都通过俄文版将《月牙儿》译成东干文，比较一下，老舍的“焉知”还未脱净文言的影响，阿尔布都则译为“还不知道呢”。老舍的“欲睡”也是较文的书面语，阿尔布都译为“丢盹”。可惜相信白话万能的老舍，生前会见过十娃子，但并未看到阿尔布都的译文。假若能看到，老舍一定会比我们更惊喜。即此一端，可以感受到东干文学的研究价值。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尽管保留了不少方言土语，可是在文学创作中，都用书面语。只有东干文学是个例外，这个例外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

被公认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是十娃子。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莱蒙托夫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那么在我看来，十娃子就是东干诗歌的太阳，他的诗歌展示了东干民族精神的乐观与阳面，而十四儿则是东干诗歌的月亮，更多地抒写了东干民族内心世界

的忧郁和阴面。阿尔布都的小说更值得深入研究，我惊异于他的艺术才华，甚至感觉老天爷生阿尔布都就是为了证明东干语言的艺术魅力的，因此可以尊他为“东干小说之王”。其他东干作家也是东干文学星空中闪烁的群星，自有其各自的光芒。

时至今日，东干文学的发展面临困境。东干文展示了汉语拼音文字的存在。但是，再过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东干文还能存在下去吗？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等十几种文字消亡，东干文同样面临失传的危险。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人数虽然较少，但是他们几乎没有怎么用过东干文。哈萨克斯坦东干协会主席安·胡塞就主张东干语向现代汉语过渡，东干文向汉字过渡。这个主张没有得到东干语言学家的认可。从东干文学的创作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俄文创作，不用东干文创作。东干文学还会发展，但是原汁原味的东干话在文学中可能会慢慢消退。这是我们对东干文学未来的忧虑。

鉴于这种忧虑，我们深深感到东干文学的抢救性研究迫在眉睫。东干文学研究，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方面，东干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东干民间故事和口歌口溜虽有好几种东干文版本，但仍不完整，有的并未被收入。作家的作品也比较零散，需要广泛收集。中国是东干人的历史故国，东干研究起步较晚，东干资料几乎从零开始收集。去年我去伦敦，正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的常立霓教授从校图书馆借到伊玛佐夫和十四儿的东干语言和文学研究著作，那里还有3卷本《俄语－东干语词典》。这令我大喜，同时也大为吃惊。国内任何一个图书馆绝对没有俄文和东干文版的东干研究原始资料。而挪威的奥斯陆大学近几年建立了东干学数据库，扫描上传了大量资料，从1900年收集到现在。这些资料有东干文和俄文的，也有英文、中文和日文的。同时还采用了编年、分类等多种排列方式。有志于东干研究的人，可以足不出户就能从网上浏览下载。尽管所收资料尚需补充和完善，但是，这一工程无疑是值得敬佩的。其次，对于中国广大读者和各国汉学家来说，东干文的汉语直译

转写是需要的，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最早有意译的东干小说出版，之后有东干诗歌、小说、民间故事的直译和转写相继出版，扩大了东干文学的阅读面。而直译转写，保留了东干语言的原汁原味，是值得肯定的。直译转写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东干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层次是进入学术研究层面。学术研究要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国内有关东干文学研究的各种论文估计有七八十篇，从知网统计数字来看，其中90%左右的论文出自兰州大学（包括在职的与已毕业的研究者）东干研究团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东干学研究的兴起。但是，从更高的要求看，东干学研究需要不断突破，不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就东干文学而言，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还远远不够，东干民间文学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去年9月，奥斯陆东干民间文学国际学术会议其中一个议题便是东干口歌口溜的解读问题，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弄清每一条谚语的内涵，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如，“人心不足蛇吞象（相），Tan心不足吸太阳。”东干人保留了这条完整的谚语，国内谚语大全之类的书只收了第一句。这条谚语的来源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第二句有人写作“贪心不足吸太阳”，这同第一句不对称，而且吸太阳的主体也是人吗？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李福清解释说，东干人认为Tan是一种动物，有的说是龙，有的说是狮子，很可能是一种神话动物。类似难解的谚语还可以举出一些。东干文是拼音文字，口歌口溜的含义往往要通过俄语解释或汉字定位才能弄明白。要彻底解决其中的问题，需要东干学者与中国学者的通力合作。

杨建军博士的《丝绸之路上的华裔文学奇葩——中亚东干文学》是东干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收获。建军是甘肃张家川回族人，跟随我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回族和中亚东干文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他思维敏捷，善于思考，与其他研究者的思路不尽相同。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视野宽阔。把东干文学置于世界华裔文学的大框架中，置于伊斯兰文化的大背景下，研究其特点。我很欣赏他的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的提法，此前还没有人聚焦

这个问题的研究。建军为我们粗线条地勾勒了这个文化带的分布范围，探讨了其艺术特质与研究价值。关于东干文学的三大文化资源，即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研究的大课题，也是这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章节。司俊琴教授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建军列举的例证，除了显性的影响之外，还挖掘了某些隐性的影响，都是值得肯定的。在东干文学的多元比较维度研究中，著者也跳出东干文学，寻找更多的参照系，通过比较进一步认识东干文学的独特性。大视野的宏观研究是建军之所长，也是东干文学研究所需要的。

其次，观点新颖。思乡和寻根本是世界各地华裔文学的共同主题，而东干人对故乡的怀恋又多了几重内涵，建军将其命名为“三重望乡心态”。东干是中国回族的后裔，故有“回族爸爸，汉族妈妈”之说。因此东干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既有对中国故土的怀恋，又有对阿拉伯故乡的思念，同时，还有对中亚东干人聚居乡庄的依恋。东干乡庄，不仅是东干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同时又是民族文化、习俗、宗教等赖以存在的精神家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若东干乡庄不复存在，东干民族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自然就消失了。由此决定了东干人的“三重望乡心态”。因此，建军的说法凿凿有据。又如，对作品的解读，阿尔布都的悲剧小说《三娃尔与莎燕》结尾，一对青年男女为爱情而死，死后合葬在一起，每天东方破晓的时候，从坟里飞出一对鸽子，掠过水渠。作者为什么要写成鸽子呢？因为穆斯林对鸽子有一种特殊感情。回族民间传说，鸽子曾救过穆罕默德。因此，鸽子是回族的吉祥鸟。类似解读，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诗经·大雅·荡》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许多人觉得中亚东干族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有赶赴中亚访问的，制作视频的，写点见闻的。但是沉潜于东干学研究，全身心投入者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东干学研究之不易有关，挪威皇家科学院院士何莫邪说，“遗憾的是，东干研究门槛很高，对专业要求近乎苛刻。”（林涛《东干语调查研究·序》第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他的说法

很有道理，以东干文学研究为例，要会俄语，这不仅因为俄语借词约占7%，而且某些表达方式也受俄语影响；要懂东干文，要精通西北方言，否则无法阅读原始的东干文本；要熟悉伊斯兰文化，甚至要懂点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同时，还必须是文学研究的内行。

这本书是青年学者建军东干文学研究的良好开端，希望建军能持之以恒，全身心投入，为东干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东干研究。

2015年9月20日 于兰州

目 录

导论	(1)
----------	-----

上篇 中亚东干文学的多元文化渊源

第一章 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	(9)
一 文学的中国文化渊源	(9)
二 中国文化的影响层面	(12)
三 中国文化影响的多维审视	(21)
第二章 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26)
一 文学的伊斯兰文化渊源	(26)
二 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层面	(29)
三 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启示性	(33)
第三章 东干文学与俄罗斯文化	(36)
一 文学的俄罗斯文化渊源	(36)
二 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层面	(38)
三 俄罗斯文化影响的启示性	(43)
第四章 东干文学与地域文化	(46)
一 文学的地域文化渊源	(46)
二 地域文化的影响层面	(49)
三 地域文化影响的启示性	(54)

下篇 中亚东干文学的多元比较维度

第五章 东干文学与中国回族文学	(61)
一 文学的源流关系	(61)
二 文学的共有意象比较	(64)
(一) 自然意象——“月亮”	(64)
(二) 动物意象——“牛”	(67)
(三) 人物形象——“阿訇”	(69)
三 比较研究的意义	(71)
第六章 东干文学与中国俄裔侨民文学	(74)
一 文学的形成比较	(74)
二 文化的影响比较	(77)
(一) 中国文化	(77)
(二) 俄罗斯文化	(84)
(三) 中、俄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88)
三 文学的差异分析	(90)
第七章 东干文学与美国非裔黑人文学	(94)
一 民族特色书写的比较	(94)
二 生存困境书写的比较	(98)
三 宗教信仰书写的比较	(103)
第八章 世界华裔文学中的伊斯兰文化带	(110)
一 文化带的分布范围	(110)
二 文化带的艺术特质	(116)
三 文化带的研究价值	(121)
参考书目	(125)
附录一 东干小说原文及译文	(132)
附录二 奔走于丝绸之路的特殊族群：中亚东干人	(145)
后记	(148)